

我叫贾宝玉我不叫贾二爷

我叫贾宝玉。我不叫贾二爷。我讨厌别人叫我贾二爷。特别是在林黛玉叫我这个名字的时候。这年头，二爷和二奶一样，难听死了。每次林黛玉一二爷二爷地叫我，我就难受，搞得我像是被她包养了似的。现在，我对林黛玉是有意见的。前两天，林黛玉说我不行，我就问她，你为什么说我不行。她说，女人说男人不行男人就是不行，行也不行，女人说男人行男人就是行，不行也行。我说，你这是我嫂子凤姐对我大哥贾琏说得话，你又不是我老婆，你怎么能对我也这样说呢？林黛玉她一听就不高兴了，骂了我一句“死宝玉”，又狠狠踹上我一脚后，右手伸了过来，扭住了我的左耳，骂道：“呆鹅！”

每次林黛玉她一扭住我的耳朵叫我呆鹅的时候，我都要立刻睁开眼睛看着她，然后向她点点头。然后，嘴里开始朗诵：“咏鹅，唐诗，作者，骆宾王，七岁时创作。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每次我朗诵完《咏鹅》时，我的心里都要难过一阵。林黛玉她也欺负人了，我都这么大了，还让我经常背诵骆宾王七岁时写得诗，太伤我自尊了。每次为了弥补我被她伤了的自尊，我都要出一道题目来考考她，“一加一等于几？”

“等于二。”林黛玉每次说完“等于二”时都要用手拍拍我的头，“乖，难为你了，出了这么一个用尽了你智慧的题目。”

我以为林黛玉是聪明的，只是每次在这个时候，她又是极不聪明了。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题目给她？其实目的很简单，我喜欢她给我的那个答案。“等于二”——等于爱。一加一，一个我加一个她，等于爱。是的，等于爱。只可惜，她竟一直不明白的。我想过要把我这个藏在心里的想法告诉她的。只是害怕依她的性格，听我说破了，反到觉得我故弄玄虚，缺乏诚意了。反正，爱我是给她了。她知不知道那是她自己的事了。我只是等着。我也不点破。我让她自己悟去。自己感觉去。她会怎么去悟？怎么去感觉？“

有一天黛玉问我：“刘姥姥长得怎么样？”“长得很空洞，缺乏内容。”

“那妙玉呢？”“长得很空灵，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那我呢？”“长得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薛宝钗呢？”“长得回味无穷。”

“那你呢？”“长得耀武扬威。”

“你长得耀武扬威？”林黛玉瞪着我，“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打得不伦不类？”

我看着她，“信。”

林黛玉说我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我见了妹妹后也是忘了姐姐的。我很容易见异思迁，也很容易全情投入。在我的脑子里，我最满足的时候，应该是左手搂着林黛玉，右手搂着薛宝钗，眼前再有着一个袭人。哪天心里要感性了，就去林黛玉那儿，与她笑，与她哭，与她疯。哪天心里要理性了，就去薛宝钗那儿，听听她的鼓励，听听她的劝导。哪天心里要感觉累了，就去袭人那儿，什么话也不说，只躺在她怀里，静静享受着她给予的诸般呵护与抚慰。我很喜欢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与林黛玉一起躺在草坪上，我的左手握着她的右手，太阳暖融融地照在我们身上，那么平和，那么充实，让我一下子想到这许许多多舒舒服服的人和这许许多多舒舒服服的事。“贾宝玉，你说，我的眼泪到底是不是眼泪？”

林黛玉侧过身子，看着我。我答道：“以前是。只来后来哭得多了，感觉像催泪瓦斯。”

我的话刚说完，林黛玉她就流眼泪了，弄得我也是莫名其妙地一起流泪。“你说得原来是真的”，林黛玉她用手抹了抹我的眼泪，笑了笑，“我就是要看到你这样因我哭而哭。”